



財賦



陳恕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
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
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
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上聞而善之。

陳晉公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
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
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
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
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說法行之。數

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爲稱首。後李侍郎諮爲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龍川志云。河朔地鹹。民刮鹹煎鹽。不買而足用。周世宗常摧海鹽。共得三十萬緡。民多犯法。極苦之。藝祖征河東。還。父老進狀。乞隨兩稅。納錢三十萬緡。而罷摧法。藝祖許焉。今兩稅外。食鹽錢是已。是時民於澶州河橋。設感聖恩道場。父老至今能道之。及仁宗朝。王君貺爲三司使。復議摧法。未定。君貺去職。張安道繼之。具本末以奏。且曰。河朔

歲有河堤國信之勞。比諸道爲苦。恐不宜復摧鹽以困之。仁宗驚曰。朕不知也。奈何。重困河朔。生靈卿爲朕譏數句語。朕將親批。出使河朔。人知此意。即批奏牘。後曰。朕恐河朔軍民復食貴鹽。所請宜不行。時賈魏公昌朝留守北都。聖語至。即刻石於府園。騎山樓。瘦木亭上。及西貝公再守魏。而提點刑獄薛向密奏。乞行摧法。託以它事入議。朝廷許之。賈公且知其計。及其還。置酒邀之。中食。引至騎山瘦木亭。相對酒五行。無它語。向顧見石刻。知事已露。遂不復議。推事魏人以此深德賈公。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
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
加稅而用益不足王公曉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
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
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
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柢者斥其妄
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
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甚
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
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十萬而所任
流庸復其業

張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於政事堂且
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後迭
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識者曰此運
使最識大體

程文簡公琳爲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
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
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
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口

朝廷調發軍器有督督前弊之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鯨膠充折孫謂
之曰弩楛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湏耳
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爲戶部尚書門
人問曰公擇文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
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爲戶部使天下知朝
廷意且息貪吏聚斂倍刻之心

仁宗時國用乏言利者爭獻計富國傳獻簡公堯俞
奏曰今度支歲用不足誠不可忽欲救其弊陛下
下且躬自儉刻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
是可矣不然從欲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
下殆矣

薛簡肅公奎天禧初爲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曰
公無他語但一公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口真
宰相之言也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
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
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
山澤及商賈湏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
商賈今爲計豈若先省國用有餘當先寬賦

役然後及商賈施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密學陳公襄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姓為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為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藏東比出剩鹽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上木之役息凡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家傳

富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神道碑

王質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神道碑

彭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良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

獻行狀

呂公著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
蓋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
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
又有追償舊欠秋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
償已盡而取於民者遂為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
為括其數以告于朝請一切蠲之以寬下戶之輸
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范太史祖禹論聚斂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
所以養人也專之必殫殫之則所害者多故凡有
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洪羊以來未
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
韋堅楊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于楊國忠皆
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衆
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禍必酷而唐室幾
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五况其非道者乎必若
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本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
常平不為掊刻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

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存官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以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宣和間。近臣薦向公子韶材堪出使。除京東轉運副使。戶部尚書聶昌以國用不足。諷諸路進羨餘。知密州郭奉世與昌有舊。進萬緡。昌薦諸朝請賞之。以勸天下。公劾奉世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

設使密有餘財。當具數聞。部使者通融計會。資兵吏之費。安可不卹大計。不顧它州進通用之財。徼非道之寵。不罰奉世無以懲姦。而主計近臣首開聚歛之端。浸不可長。士論避之。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既無所從出。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千為七千。如此則有田之家無不被害。安得

不困。此特一端爾。它皆類此。上為之悵然。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為淮漕議。盡摧舒廬。斬黃壽。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蘗。盡收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苦人。曉舟敗溺死。淮民比屋相賀。

神宗天省節儉。因得老官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禪章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聞見錄。

兵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

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如留以俟。削平諸國。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知爾。遂定下江南之議。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

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

奇巧也。自安矣。語未畢。

上曰。

卿勿復言。上因晚朝。與故人

信。王審琦等飲酒酣。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為富貴也。不過多積金帛。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之爾。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好田宅市之爲子孫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大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兵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撫賚甚厚。諸功臣皆以善終。向非中令謀慮深長。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莫敢有異心者。曹王彬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爲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主

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物。惟圖籍衣被而已。行狀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愈矣。諸將諾。其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

紀聞重

七文正公

爲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之絕。又陳

八事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
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
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
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
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
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
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犬蠹國用廢之之後復
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主號怨之聲動於
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犬至失所此近
事之鑒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
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彼有田園骨肉者
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韓紹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
之亦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
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
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
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
調兵於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
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
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

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程氏遺書云。徐樵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元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言。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

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

程氏遺書云。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二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

有一大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胡文恭公宿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墮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爲功

在位六年其議論類皆如此

上諭宰臣曰國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 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爲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爲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 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議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且道士通刺爲謁被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

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鬚。謂顯曰。昨日上帝降蕃
魂二萬至本觀。未敢取於真籍。死於公之手者。公
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城公筭十年。二端謂裁之。
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
境。即梁門也。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
兵。劔襲大破之。梟名士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
二紐。斬一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
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
西。以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公

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
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
徐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
深留意於邊事。恐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讐夷狄。
殘害生靈。耗竭財用。糜費爵賞。不惟為今日目前
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臣願陛下究孟子
交鄰之道。修孔子來遠之德。使好生之德。洽于夷
狄。彼將愛戴陛下。如父母。雖其酋首桀傲。欲侮
侮我疆。其徒亦不為之用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弼再相。神宗首問邊事。

弼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當推恩惠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甚十戈一興。上貽聖憂。下竭民力。願勸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之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為先。蓋是時王荆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以窺鞏武。結高麗以圖大遼。又用章惇取湖生。夔峽之地。又用劉翥沈起窺交趾。二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卨言撫廣南。使直搗交趾。述老將與高議論不合。為交趾富良江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灌善壘。兵將凍溺飢餓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而慟哭。宰相不敢仰視。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舉。

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種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俟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來益兵運芻糧。記聞

制勝

曹瑋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

東齋記事

曹南院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

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其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筆談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卒劉玠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

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比至，方并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其首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又記聞云：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為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鈐轄以州

屏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次平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於樓上酒數行鈐轄曰某願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未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眾皆還走幾千里鈐轄召其將按告之曰觀

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蜀卒劉旺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馬正惠公以卒三百進至蜀州與戰旺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止書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我軍雖倍禾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旺等無

唯類神道碑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旨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

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碁。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徃徃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僕智高。以青為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人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帥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

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謹。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芻糧。走保

邕智高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
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
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
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爲之寨逗
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某戰於金城驛某
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
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
辦賊無用交趾兵可下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
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
余靖陳某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

糧旣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
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家無所嚴懾
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命己酉狄青悉集將
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
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
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
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濃智
高曰騎兵利平地且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
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
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

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
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列。羸弱
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
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
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為三。旋而擊之。槍立如
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安等。
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然中驚。驚蠻
聞之。以為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
將下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
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

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
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
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
之大。若貴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豈青
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眾
論紛然。為國朝未有此比。今有幸而立功。論者方
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眾人也。臣所
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為青謀也。昔衛青已為大將
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為侯。陛下若謂

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 上乃許之
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
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而益祿復為青
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為樞密使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豈耨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
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
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
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
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豈耨命矣 筆談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
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其親信之得出入樞
密院歲餘盡調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
問也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
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
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
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
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
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

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拾遺類

議論反覆
韓愈

議論反覆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典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遺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其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

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卑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二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其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

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典劔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下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爲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

今是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聞見錄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吐。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參政指為沮法。荆公信以為然。遂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其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之事。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

不便乞重編修。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薄。又欲給田募役。以破役法。其他寅緣事故。非議前宰者。其衆網紀幾紊。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為兩浙路察訪。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

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
固志。荆公無與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
故詩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頰青者。蓋
謂是也。出東軒筆錄 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

相。薦呂惠卿爲參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因
郊禮薦荆公爲使相。方進熟。上察見其情。遽問
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
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
咎。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其熟。及呂
惠卿執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出

居。起獄推治。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敕天下捕之。
獄具。世居賜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
者甚衆。呂爲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誣。曩嘗荆公
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爲諛媚。以
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者。謂中丞
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丞相之子。零爲樞密。
使諸弟皆爲兩制。皆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
則庶幾可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
亦頷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上曰。

卿勉為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何為而賜第。上笑而不答。翊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為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噉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一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直甫奪。授書為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

於邪。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蓋孫覺輩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聞見錄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政

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孰則公此論
遂列奏請舉行之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知政
事也。呂氏家塾記

陳瓘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
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洵武蔡疑之徒
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
已蔡疑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疑
為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之公
議遣人致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
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

公其人也。至次年疑以對策為大魁所陳時事與
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密贊京黨
出力尤甚正彙三山之鼠石械台州紛紛皆其所
為也遺事

報應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寇萊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丁謂之徒皆出其門。公與丁謂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執政而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而不虞

巧佞故卒為所陷。公貶雷州時。丁與馮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之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羶羊逆于境上。而取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石介既死。夏竦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

果北走。則雖奴才。豈不為酷。萬一介屍在。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遂劾介之内外親族。及會葬門人妻。潛以下。至於舉柩空棺之人。合數百狀。結罪保證。中使持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誑。後夏竦死。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閹去竦面。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

謂既逐李文定。迫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

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六
行貶竄王欽若于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曾
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
亭主人恐未能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
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爲山
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爲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
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先帝獨有上無
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
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 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
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
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
恭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待謂決語入奏
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
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
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曾無子欲令弟子過
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 太后聞
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此知之

水簾前訐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平時陰險。傾陷正人。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爲非也。

仁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下。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爲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上

前聲色俱厲。謂辭屈。俛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

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

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爲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遂

李公及其黨正人爲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公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爲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

咸平中，李士衡在館職，嘗使高麗，武人爲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後實已物至海內，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既而檢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復如此。

見錄及事略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三才' (Sancai) or similar characters.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Seal impression in seal script (Zhuanshu).

7

